

坚守6号哨位

■王昆



2017年7月28日，韦昌进获“八一勋章”时留影。

闷热潮湿的哨位上，年轻的士兵渴望建功

33年前，边境线上那场战斗打响的前夜，韦昌进一直警醒地趴在闷热潮湿的6号哨位上。黎明时分，他换哨走回居住的溶洞，刚放下冲锋枪，报话机传来一阵轰鸣。排长从指挥所急切地传来通报：敌人将于拂晓发动进攻，重点方向为6号哨位，在增援到达之前，你们务必守住，绝不能丢了阵地！

韦昌进赶紧摇醒战友张泽群和吴冬梅：穿衣服，准备战斗！又通知在外面执勤的成玉山和苗挺龙注意放哨。就在这时，成玉山在外面大喊：不好了，敌人上来了！韦昌进还没有来得及转身站稳，炮弹就飞过来了。炮弹不是一发，而是密集地进行地毯式爆炸。

震天炮火里，韦昌进和张泽群提着冲锋枪奔出溶洞投入战斗，负责报话机的吴冬梅守在洞里呼唤炮火支援。

韦昌进和战友驻守的哨位据点是一个天然溶洞。最近的位置距离敌人只有8米远。平时，他们在哨位里交流全靠耳语，不敢大声说话。晚上执勤还好些，如果是白天的岗哨，他们就只能趴伏，连躬身弯一下腰也很危险，对面的敌人随时在伺机射击。

在枪林弹雨中浸泡了几十个日夜的韦昌进，已经学会了判断炮点方向。他趁着第二发炮弹的火光，一头冲进第一发炮弹的落点位置。借助一块石头作掩体，韦昌进奋力向冲上来的敌人扔去几颗手榴弹，硝烟稍淡，又一拨敌人涌来，韦昌进抓起冲锋枪一阵猛烈扫射后，定睛观察下周围，没有退路，这个位置必须死守；他看了看身边，还有两具爆破筒，他迅速抡起，再次奋力扔向敌人……

第一轮攻防暂时结束，炮火稀落下来。趁着难得的间歇，韦昌进赶紧擦着嗓子呼唤战友，然而呛鼻的硝烟中只剩苗挺龙还有回应。他正躲在另外一块大石头后面，枪筒子里还冒着青烟。韦昌进说：“情况不妙，赶紧进洞，休息会再打，马上又一轮炮击就会开始。”两人刚回哨位，一个炸弹的气浪直接把他们掀到最里面，洞口岩石哗啦啦塌落下来。

在战斗进行的同时，排指挥部反复不停地呼叫6号哨位，但一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。师指挥所指令韦昌进所属的战地步兵6连务必派人前往6号哨位，侦察清楚状况。

师指挥所指对6号哨位的重视，让6连压力巨大。韦昌进所在的某部6连，是抗战结束后成立的，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中都没有立功记录。这让6连在战斗资历方面明显逊色。

出发前，6连指导员发出动员令：“平时英雄连队说咱不行，咱不服。不服不靠嘴，得打给人家看！当以后新的连队成员来到时，能不能自豪地拿我们做例子，说我们是战斗英雄老一輩！”战斗打响后，6连官兵都想着杀敌立功，为连队建立功勋。

侦察6号哨位的任务，落在曾在6号哨位坚守2个月的老兵李书水和张元祥身上。由于白天炮火太过密集，同时不明阵地上敌人情况，莽撞行动无异于自杀，且毫无意义。于是指挥部将侦察6号哨位的时间定在天黑时分。

为了祖国，为了胜利，向我开炮！

哨位上，被炮弹气浪掀进洞里的韦昌进摔昏在地。醒来后，他摸索了一会，右手找到枪，支撑着勉强爬起来。刚一站稳，感觉一个黑影向面部飞来，韦昌进本能地抬手一挡，右手捂住了糊在脸中间的一个肉球似的东西。韦昌进想把它扯掉，却发现肉球连着筋，再一摸左眼窝空荡荡的，这才意识到想要扯掉的是自己的眼珠子。韦昌进迟疑一下，迅速把那团黏糊糊的眼珠子塞进眼窝。

战友吴冬梅撤回时，把倒在洞口的苗挺龙拖了进去。见苗挺龙和韦昌进都伤得厉害，吴冬梅赶紧取出急救包为他们包扎。这个时候，又一发炮弹炸雷般飞来。韦昌进觉得右胸一疼，弹片穿透了他的肋骨，再次被炸昏了过去。

再次醒来时，韦昌进发现眼前一片漆黑，炮弹已经炸塌了溶洞上方前伸的巨石，将洞口堵了个严严实实。韦昌进马上想到吴冬梅，他对着洞口焦急地呼喊着战友的名字，但再也没有了回音。奄奄一息的韦昌进，此时听到外面传来哇哇哇的叫声，他明白这是敌人又冲着6号哨位扑了上来。韦昌进屏住呼吸听动静，敌人并不是要继续进攻，而是打算搜寻我方哨位。

面对步步逼近的敌人，伤势严重的韦昌进冷静下来，他顺着洞口两侧悄悄扒出一个孔，用右眼看到了七八个走来走去的黑影。在身边摸索了好一会，韦昌进终于找到一只弹药箱，他把弹药箱里的十几颗地雷保险轻轻拔掉，然后呈扇形将地雷顺着洞口小孔一个个递了出去。这是韦昌进在6号哨位的第一道防线，如果这道防线失效，他做好了在第二道防线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准备。韦昌进将仅有的几枚手榴弹用电话线绑一起，平静地等着敌人进攻上来，扒开洞口的那一刻……

韦昌进明显感觉到身体的几处伤口

看不见呀？韦昌进知道苗挺龙双目失明了。韦昌进说，阵地上就我们两个了，必须坚守到底。苗挺龙说，我看不见怎么办？韦昌进大声说，看不见，你可以听，听到有敌人上来，你就用报话机喊向你开炮，敌人一个也活不了。

韦昌进把报话机放在苗挺龙耳朵上，自己爬回洞口守着。趴在那里，韦昌进觉得，在寸土必争的军人责任面前，在祖国面前，他年轻的生命因为这场战斗有了新的价值和意义。

守

守

守

守

守

守

守

守

守

守

守

守

守

守

守

守

守

守

守

昌进再也不敢怖战场，他觉得可以自己坦然面对了。

接下来的临战训练，每天都要拉练一二百公里。拉练异常艰苦，几十斤物资的负重行军，让身材瘦弱的韦昌进时刻都要竭尽全力。韦昌进的脚几乎一直是肿的，有时候满脚掌会有十几个水泡。碰到雨天，两脚泡刺破了，皮都烂得不行，但是韦昌进从不掉队叫苦。那时候，对于前方怎么打仗，韦昌进和战友们并不知道，只知道战场在云南边境。至于怎么适应战场、怎么战斗、怎么保护自己更是遥远，但对于韦昌进来来说，一切都要撤开不管，跑得快、能行军才是眼下最重要的事情。

6周后，韦昌进和几百名战友一起登上军用运输车，直奔云南平坝。在轰鸣的机舱里，韦昌进不再想着牺牲，而是暗暗盘算一定要战胜敌人活着回来，如果有可能，还要带着荣誉、带着军功章回来。当然，这也是连队指导员在战前动员时的要求与期望。

短暂的休整之后，按照战地划分，6

着5名战友再次赶来替换坚守。在热炮与冷枪之间，张元祥一边爬行，一边拖拽着韦昌进。一二百米的距离，他们用两个多小时才到达排指挥部。这个时候，距离苗挺龙下去4个小时了。

这位英雄的士兵，引导炮兵先后打退敌军8次连排规模反扑，独自坚守阵地11个小时，牢牢守住了阵地。

被战友背下阵地的韦昌进，很快被转送进战地医院进行精心救治。1985年9月，伤势初愈的他，被选进全军英雄报告团，并受邀参加了当年的国庆招待会。在蜂拥而至的鲜花和掌声面前，戴上英雄桂冠的韦昌进没有让自己飘起来，他选择继续扎根于部队基层。

1986年，韦昌进重返南疆战场并被提干。再之后，从连队排长到军校教员，一直干到军分区政委，韦昌进始终保持着一位老兵的风采，埋头实干、积极进取。30多年来，尽管韦昌进工作地点和岗位常有变换，但从未忘记6号哨位上一个战友的生死托付，他又毫不犹豫地履行着战地火药里的生死承诺。

当年，与韦昌进一起入伍的枣庄籍新兵有很多。就任枣庄军分区政委之后，韦昌进让人做了详细调查统计，一起参战的滕州籍牺牲战友还有12户父母健在。韦昌进特地抽出时间，一一登门拜访。而当年生死与共的战友，无论活着的还是牺牲的，一旦是他或他们的家人开口说需要帮助的时候，韦昌进总是满怀热忱，能帮忙就帮忙，能出力就出力。韦昌进说，这在外人看来可能没有什么实质意义，但对于曾经炮火中并肩作战的战友来说，无论活着的，还是牺牲的，都是一份他人无法体会的特殊牵挂。

值得欣慰的是，现在的王赛琴还是当年的王赛琴。仅仅几个月后，她就还了钱。事后了解，在家做小买卖的王赛琴，那一年确实遇到不小的困难，想到韦昌进是哥哥生死与共的战友，没有多想就开了口。

韦昌进觉得他能走到今天，最应该是要回报祖国和人民。除了接济众多战友，他还一直暗地里帮助那些自己了解到的困难家庭和残疾孩子。前段时间，韦昌进专门跑到济南章丘山区，看望了一位他们帮扶多年的残疾儿童。

韦昌进把自己的钱很大一部分花在了那些非常需要救济的人身上，父母在农村的房子却一直没有翻修过。女儿小学快毕业了，韦昌进还没有自己的房子。2004年，他们终于决定在济南买一套经济适用房，首付还款还是找家里兄弟姐妹六七家凑齐的。

对此，妻子王萍也从来没有抱怨过什么。所幸两人都安于过普通的老百姓生活。平时下班或者周末的时候，韦昌进习惯于顺路到菜市场买菜。他爱的那些卖菜的农民聊天，问他们家里盖楼没有，生活来源怎样。一阵唠嗑下来，韦昌进有时会问妻子：“我怎么这么喜欢跟农民聊天呢？我怎么一见到他们就觉得亲近呢？”和他聊天的农民或许并不知道，眼前这个人是大名鼎鼎的英雄，1986年中央军委授予其“战斗英雄”荣誉称号，被誉为“活着的王成”。2017年7月28日，习近平主席亲自为他颁授“八一勋章”。

“无论走到哪里，无论做什么，我总要对得起当年战场上倒下的战友。有一些东西必须坚守，我永远不能丢掉自己的6号哨位。”韦昌进经常这样说。

版式设计：胡亚军
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

人物纪实

长征

第4328期



△1986年6月，韦昌进从前线返回老家，和母亲汪生兰在自家房屋前合影。
▽韦昌进为某兵科训练基地官兵讲战斗故事。

一直在渗血，身上的力气一点一点地在消失。洞内硝烟呛入心肺，氧气渐渐耗尽，韦昌进觉得这样坚持不了很久，便慢慢挪到洞口，用仅有的那一点力气将一侧小孔扒开一个小小的缺口向外看去。外面炮火渐息，在地表温度将近50摄氏度的战场上，散发着一股腐烂发臭的气息。

找不到目标，敌人开始胡乱地开枪扫射，子弹在洞口的石堆上蹦蹦跳跳。一发炮弹打来，但打偏了，弹片向着外围飞溅。韦昌进冷静判断了处境，他知道这样越来越危险了。而一旦哨位失守，6连守卫的高地就危险了。

看着弹药箱旁边的报话机，韦昌进一阵热血上涌，他迅速调整频道，向排长王国安申请：“敌人上来了，为了祖国，为了胜利，向我开炮！立即开炮！”王国安一听就急了：“韦昌进，这样就把你炸死了呀！”排长的犹豫让韦昌进百感交集，但战场上机会稍纵即逝，韦昌进大声喊：“是我的命重要，还是阵地重要？我已经不行了，敌人攻上来了！快打啊！快向我的位置开炮！”

正在前敌指挥所担任战时值守的团政治处主任一把抓住报话机：韦昌进，根据你的表现，我立即向师党委给你报请一等功！

后方的野战炮火呼啸而来，覆盖了整个阵地，炮声的巨大震荡让溶洞摇摇欲坠。一丝亮光从石头缝隙艰难地照了进来。弹药箱的一旁，苗挺龙躺在一旁昏迷不醒。韦昌进凭直觉，感觉苗挺龙应该还活着。他慢慢爬到跟前，使劲摇了摇苗挺龙，但没有动静。看了看苗挺龙干裂的嘴唇，韦昌进摸出一盒肉罐头，用枪刺把罐头盒扎开了两个小孔，然后一滴一滴把肉汁滴下去。

喉咙轻轻动了一下，血肉模糊的苗挺龙终于有了意识。苗挺龙说，我怎么

牛背上一路读到了白茅镇中学高中毕业。毕业后的韦昌进态度坚决地要去当兵。定兵那天，父亲说：“南方正在打仗，今年的兵弄不好要去战场，你这娃仔就不怕？”韦昌进低着头回答：“打仗，我更要去。”

1983年的冬天，成为解放军鲁中某部6连新兵韦昌进的一场特殊记忆。当时，连队驻地青州的雪下得有几厘米厚，营房屋檐的冰凌有一米多长。从小在南方长大的韦昌进必须一动不动地趴在雪地里两三个小时，两手冻得像泡发的馒头，连军用手套也戴不进去。看到其他战士两手好好的，韦昌进还自责自己怎么还是像在家务农打猪草时那么笨，为什么只有自己的手冻成这样。

“当兵就要打仗”的少年壮志，在韦昌进入伍一年后实现了。开赴前线的命令下来后，韦昌进做了一个噩梦，梦里一颗子弹从暗处射来，正中自己颈动脉。于是，他辗转难眠，索性起来给正读高中的妹妹王海燕写信：“这次战场我必须得去……如果我没能回来，你就照顾好二老，嫁到哪儿带到哪儿，要像个男子汉一样替我把家顶起来。海燕你如果能答应做好，我就可以放心地扛枪走上战场了。”

信发出去，韦昌进还一直担心妹妹在家里会伤心哭得不知所措，但谁知妹妹很快就回了信。打开信就是一顿骂：“混蛋！哥哥，你真是混蛋！还没上到战场就死啊活的，你还是个男人吗？还是个当兵的吗？当兵会死人，就一定是你吗？就是你又怎么样？你是当兵的，当兵就要打仗，为了国家战死，理所应当！”

韦昌进没想到还在读书的海燕会回给自己这样一封信，本有些惆怅的他完全呆住了。妹妹的一席话，把他骂到了另一种思维模式上去了。从那之后，韦



连抵达阵地前沿一个拳头状的突出出口岸，负责坚守一处高地。在口岸边上，6连就此散开，韦昌进和另外4名战友被分到高地左边的6号哨位。

炮火渐渐熄灭，一直打到晚上6点。借着夜色，李书水和张元祥按照指令前往6号哨位搜索韦昌进。整个6号哨位的山头都炸平了，李书水感到汹涌的悲痛。

李书水不停呼叫，终于听到韦昌进的微弱回应。知道战友来救他了，韦昌进反复提醒：洞口两侧都有地雷，一定要从中间进来。按照韦昌进给出的位置，李书水和张元祥迅速扒开石堆。

看到是熟悉的老兵李书水和张元祥，韦昌进禁不住激动：“你们两个来了，我就放心了。”李书水和张元祥赶紧去抬韦昌进撤离，韦昌进却用力推开，指着苗挺龙说：“不用管我，他伤的重，你们先救他！”

李书水背着苗挺龙先行后撤，张元祥和韦昌进继续开始做战斗准备。张元祥的增援给了韦昌进突然进发的力量，两个人互相协调，他们就像后方炮群的一双“眼睛”，牢牢把守着6号哨位阵地不落人敌手。大约晚上10点，李书水带